


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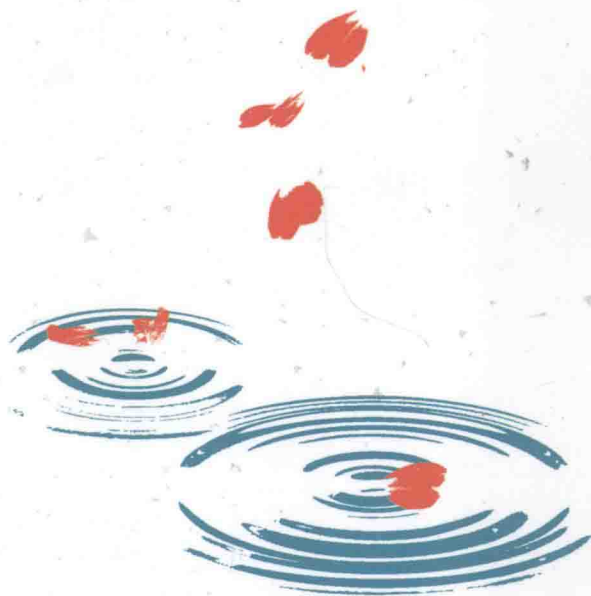
社会伦理/系列

两情

小长篇

既有死里逃生，也有
破镜重圆。从冰到火
这戏剧性的人生，是谁导演了，
一幕接着一幕的生活

孙晓飞
著



既是两情，便注定很难
两清。心是拿来纠结用的
因为折和磨，我们才有
光辉，哪怕它仅仅用来照耀
小小的内心的一个角落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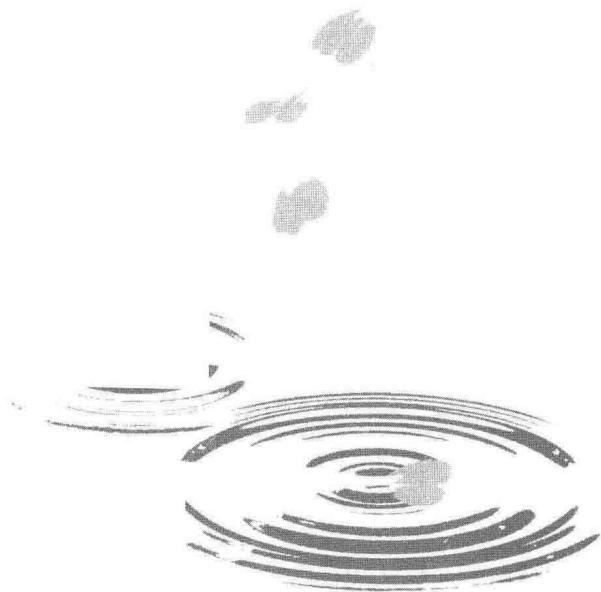
跨度长篇小说文库

社会伦理 / 系 / 列

两情

长篇
小说

孙晓飞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情 / 孙晓飞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1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6441 - 6

I. ①两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4737 号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18.5 字数: 25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KUADU
CHANGPIAN XIAOSHUO
WENKU



坐在座位上，我想象自己是一个武林高手，正痛快地教训车上的那几个坏家伙。

飞腿，侧踹，双脚绞杀。

我闭上眼睛，享受着那种快感。

想起那天的事，我的心里就很愤怒。

可是，愤怒有什么用？只有在想象中我才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愤怒，并让愤怒找到发泄的缺口。

我没有力量打倒三个流氓中的任何一个。也就是说，我救不了被围在三个人中间的那个姑娘。

那姑娘虽然手打脚踢，又哭又喊，却没有一点儿用处。

他们跟她说下流话，摸她身体的一些部位。一些很女人的部位。

流氓们下车了，我也不能过去安慰那姑娘。我能跟她说什么呢？

当然，那姑娘要是我的女朋友什么的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。说不准我会豁出去和他们拼了，哪怕是被打得头破血流。

也可能在流氓下车后把她搂在怀里，自己也流下眼泪。说对不起我没能保护你。然后两个人抱头痛哭。

可是，如果自己真的和女友遇到这种事会不会是这两种结果呢？

我不知道。也无从知道。因为我还没有女朋友。而遇上这种事，我也是第一次。

Liangqing 两情

大学毕业，我就留在了北京。每天早晨七点，我从角门南站坐上14路公交车，到后库下车。下午五点，再从后库坐14路车回到角门。在那儿，我一个人租了一间房子。

这一路的每一个站点，我都能背下来了。到虎坊桥，保准堵车。到洋桥，也一准让急着赶时间的人急得直跺脚。每天晚上车过洋桥，心里就踏实些，因为再过几个站就会到家了。

大多数时间，我都会在车上闭闭眼睛，打个小盹，不是想睡，而是让脑子空下来，什么也不想，这会让我感到轻松些。睁开眼的时候，我也尽量往车窗外边看。从那天开始，我生怕在车厢内看到一些丑恶的事情。我会徒劳地气愤，也会自责地无奈。

气愤的余波要好多天才能荡过去，而在这些天里，我会吃不好睡不好。

大约过了十天，也许只有一星期，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时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。那天我的眼光在往车窗外边扫的时候，又看见了那个姑娘。

我永远记得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。那天，就是这双眼睛流着泪，无助地看着车上的男人们，希望有人能帮她。

我盯着这双眼睛看。

我怕这双眼睛认出我来，那样我就会无地自容。因为那天的情形，好像车上除了那些流氓，再没有一个男人。也再没有一个人。

可是明亮的大眼睛却没有在意我，目光像浮云一样从我的脸上掠过去了。我感到很失望，同时也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轻松。

但是，我感觉得出，那目光从我的脸上跳过去的时候，仍然有一丝丝的惊恐。虽然那么轻，轻到比微风掠过时还要让人难以察觉。

但我还是感觉出来了。

当那目光再一次从我的脸上掠过的时候，我对那姑娘笑了笑。

可是姑娘还是没在意，我就觉得笑容僵在了脸上。随即，笑

容又马上绽开了。是啊，看不看见又能怎样？那天，她没看见我，可是我仍然在场。

就让自己绽放一个迷人的笑容给她吧，不管她看不看得见。
只要有“笑”在场。我想。

我的目光有意无意地，在扫着那姑娘。我觉得这样很舒服，当目光从她的脸上滑过的时候，心里是一种很异样的感觉，心头会轻微地一颤。

多么好看的大眼睛呀，像孩子一样单纯，像微风一样静美，像珍珠一样晶莹，像宝石一样闪光，美得让我直想惊叹。面对这样一双眼睛，流氓们该有多么的心地卑下才可能对她下得了手呀。

在自己的感觉中沉浸了一会儿，闭上眼睛，我感到很舒服。当我让目光再次在车厢里寻找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：姑娘不见了。

才过的那一站是府右街。

我的单位在德胜门附近。那是一家直属文化单位，我这个刚刚入行的菜鸟，帮人家做一些跑腿打杂的工作。单位的同事大都在三四十岁上下，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，一个个老成持重，所以单位里很少有笑声。

相对年轻些的只有我和马小筱。

马小筱小我一岁。天生爱笑爱闹，早晨来上班的时候，人走到一楼笑声就传到三楼上来。大家就知道是她来了。老赵大姐一听见她的笑声就皱眉头，然后叹一口气。

老赵大姐三十岁了，大我七岁，但看上去却和我年纪差不多，和我一样，是个单身。其实她的条件挺好的，身高一米六六，长相也不错，错的只是没在出嫁的季节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嫁。

单位的老刘调侃她说：“多好的水果错过了采摘季节也不值钱了，呵呵。”老赵大姐听了，就冲老刘瞪起好看的眼睛，说：“再过季也比你值钱。”说话时，别有一种妩媚，杏眼圆睁那种

Liangqing

的。美人到底是美人呀。

我就偷偷地对老刘说：“处理的山竹也比新鲜的黄梨价格高呀。”老刘用手指着我哈哈大笑，说：“那你这颗黄梨配她这要下市的山竹不是正好吗？”

老赵大姐不知我们笑什么，看我们的样子，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走过来，拧我的胳膊。我“哎呀”一声，痛得直皱眉头。嘴里一边吸着气一边说：“就知道欺负我，你怎么不去拧老刘呢？”

老赵大姐半嗔半娇地说：“拧他？他有那个福气吗？”

说着，上班铃响了。大家都立马严肃起来，各忙各的。马小筱穿一件短短的上衣，下边配着一条低腰裤，我只要一抬眼，就能看到她腰部的皮肤。更要命的是，她里面穿的蕾丝花边内裤露出大半截，花枝招展地直往我的眼睛里钻，我觉得心里像是一杯冰激凌被挤进了热奶，有些东西被迅速融化了，感觉很别扭，不好意思总是抬头，就闷着头整理文件。偶尔一抬头，也尽量不往马小筱那儿看。

工休的时候，老赵大姐就走到马小筱桌子前说：“哎，小筱，腰那儿露那么大一块肉，不怕被风吹了吗？”

马小筱：“凉爽呀。吹一吹怕什么？”

老赵大姐就不再吱声，去跟田眉她们叽咕叽咕地不知说些什么，边说边指点着马小筱。马小筱也装作看不见，自顾干自己的活儿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见我的身边没人，老赵大姐走过来，对我说：“晚上有空吗？我的几个朋友想出去玩，一起去吧？”

我说：“我怕太晚了回不去。”

“晚什么晚呀？”老赵大姐说，“咱们早点儿散，明天还都上班呢。”

“行。”我说。

“那下班咱一块儿走。别让别人看见。咱们单位这帮人，事儿多。”老赵大姐嘱咐说。

整整一下午，我都在那儿想，也许我不该答应老赵大姐。和

她一起出去玩，让单位的人知道了，人家会怎么说呢？

可是，答应了不去，老赵大姐会怎么看我呢？大家都是同事，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不想得罪谁。老赵大姐在老同志中有一定的杀伤力，如果她说些对自己不利的話，那自己还想在单位混下去吗？

唉，也许自己当时就不该答应。想了一下午，也自责了一下午，下班了，我故意磨磨蹭蹭地走在后头，老赵大姐看了我一眼，会心地笑了。那笑容有些意味深长。

聚会是在西城区的一个夜总会。老赵大姐的几个朋友，有男有女，年龄也大小不一，要了一个包房，大家进去开唱。

里面有个姑娘，个子高挑，长得也很清秀，唱《知心爱人》唱得声情并茂，我听得有些痴了，呆呆地陷入了沉思。

老赵大姐端了一杯红酒走过来，挨着我坐下，我也没有察觉。

老赵大姐碰了碰我。我一侧头，险些把鼻子挨到她的脸上，有些不好意思，脸上堆出一副笑容来，说：“赵姐。”

夜总会的灯光很温馨，很柔和，老赵大姐的脸看上去很美，已逝的青春容颜似乎又回到了她的脸上，一双大眼睛清澈迷人，散发出一股成熟女人的魅力。

每个女人都有她的可爱之处。我突然想起了这句话。年轻时的老赵大姐会美成什么样子呢？会有多少男人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？想到这，自觉有些脸热，于是不好意思地转过脸，把头低了。

老赵大姐也没有说话，起身去拿了一杯酒，递到我的手里。两个人一起听别人唱歌，共同陶醉在音乐和美酒的气味里。

一晚上，老赵大姐也没有对我多说什么。听着音乐，偶尔会向我举杯，示意我喝酒。她的朋友们也是那种自得其乐的人，爱唱了就唱，不唱了就坐下喝酒。

老赵大姐没有向她的朋友们介绍我，同样没有向我介绍她的朋友，与其说这是一个聚会，不如说是一个音乐会。轻松、自

Liangqing

如，气氛融洽。我第一次发觉老赵大姐有些可爱。

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这样有分寸、有品位的啊。

我主动和老赵大姐碰了杯酒，又和她一起点了首男女同唱的歌。借着酒兴，两个人深情对唱，还真有模有样的。其他的人也放下酒杯，给我们两个人鼓掌，唱到中途，一位男士上来给老赵大姐献花，给我献花的，是那位唱《知心爱人》的清秀姑娘。

唱到结尾，两个人手拉在一起向观众鞠躬如仪，表示对掌声的谢意。然后又很自然地手拉着手回到了位置上。坐下后，我还是很兴奋，拿起酒杯来和老赵大姐碰杯。老赵大姐同样很激动，眉梢眼角含笑，两颊飞红，春意迫人。

一兴奋，我的话就有些多。“赵姐，你的歌唱得真好。”我说。

“别叫我赵姐了，让你叫得好像我老得不能见人了，叫我美萍，要不就叫我小赵。”老赵大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“好呀，我就叫你小赵姐姐吧。要不叫你美萍姐姐？”

“随你吧。只要别叫我老赵就行。哈哈。”

九点，我跟小赵姐姐说要回家。小赵姐姐也没再留我。送我到了门口，伸出手来，说：“再见。路上注意安全。”

小赵姐姐的手很软，很凉爽，像一片绿叶贴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感觉很舒服。

夜晚的公交车上，人很少。看着窗外的景物匆匆而过，我突然很伤感，自己也像一辆公交车，穿过了又一个值得留恋的日子。可是有什么能阻止时间的逝去？有什么能阻止小赵姐姐的青春向后跑？而自己的青春也同样在一天一天地褪色。

没有堵车，车走得就更快。

可是，自己想那么就回家吗？而对于人生来说，我们到底希望时间走得快一些还是走得慢一些呢？快一些，我们到目的地以后去做什么？而慢一些，我们是否能忍受过程之中的寂寞？

就像坐夜晚的公交车，在车上想快些回家，回到家觉得更没意思。

想着这些，我突然留恋起小赵姐姐和夜总会的那群人来。

回到家，我洗了洗就上了床。

坐在床上，感觉自己有些兴奋，躺在那儿回想和小赵姐姐唱歌的细节。

头一次，我想握着小赵姐姐那样一双很软很凉爽的手入睡。

那些天有些不爱坐 14 路车，因为一上车，不自觉的，我的心就会提着，每到一站，我都会看一看上车的人，希望那个姑娘出现。

每天，我的神经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，但那姑娘却老也不出现，所以，每天心里都很失落。

不坐 14 路就不能顺利地到单位。因为我住的地方只有 14 路这一路车可以到达后库。再换车，麻烦不说，可能就会迟到，迟到也没什么，只是单位的规矩很严，迟到一次要被扣掉一百元钱。

我的工资中并没有多少一百元可扣，所以我只有继续坐 14 路。

看来，有些东西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。我不能改变行车路线，也不能改变对那姑娘的期待。每天起来慌慌张张地赶 14 路上班，每天心里慌慌张张地盼着那姑娘出现。

小赵姐姐和我的关系自从那次聚会之后，发生了一些变化，见了我，小赵姐姐都会笑靥如花，眉眼含春，但是和我的关系，还是不远不近的。很少找机会和我说话，也很少创造机会两个人单独在一起。我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吃不准小赵姐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有时候在心里嘀咕，可能是自己太敏感了吧！或者是以小人之心度了小赵姐姐的君子之腹，人家不过是一番好意，同事之间嘛，还能有什么更复杂的呢？

有了这些想法，再见了小赵姐姐，心里倒坦然了许多，以笑迎笑，还小赵姐姐一个满脸春风。

Liangqing

快到“五一”了，大家的心里同天气一样都有些热起来，想着单位能搞些活动。有人出头去找领导，说组织大伙出去玩一玩吧。

领导说：“好啊好啊，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，只要在北京。”

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搞定了，大家心里反而很不习惯。马小筱说：“看来以后咱们得多去领导那儿吹风，保不齐哪件事领导就同意了。”

小赵姐姐说：“领导也是人呀，领导就不想出去玩？”

小赵姐姐的几个姐妹说：“还是美萍英明，其实领导比咱们还想出去玩呢。”

小赵姐姐笑笑，看了我一眼。我也笑着看小赵姐姐，一副很开心的样子。只要能出去玩，什么由头并不重要呀。

星期五，大家都高高兴兴地按时来到单位，准备坐车去紧靠密云的一处度假村过周末。

小赵姐姐穿了一件黄色的运动衣，头发做成了流行的黑黄杂色，大约还做了美容，精神极了，和我站在一起，好像比我还年轻。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小赵姐姐，心想女人真是善于伪装的动物，刚认识的人没准儿还真会把小赵姐姐当成二十几岁的姑娘呢。

小赵姐姐感受到了我打量的目光，回头冲我笑笑，雪白的牙齿在阳光下闪亮，眼睛也带着笑意斜睨了我一眼，和田眉她们一起走到前边去了。

我也和大家一起上了车。

本来我是想挨着老刘坐的，一路上可以听他讲黄段子，临上车的时候，我上了一次厕所，回来后，车上就没了位子。

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小赵姐姐自己坐了一个位子，把另一个位子放上了自己的旅行包。我上车后，左看右看找位子，小赵姐姐见了，站起来，把旅行包放到旅行车的行李架上，腾出位子来，招呼我说：“小方，坐这儿吧。”

我对小赵姐姐笑了笑，点了点头说：“谢谢。”

旅行车很舒服，不像公交车，又窄又挤。我也把东西挤在行李架上，然后坐在小赵姐姐身边，伸了伸腿，背使劲儿向后靠了靠，胳膊向上伸了伸，舒展了一下。然后往外边挪了挪身体，和小赵姐姐离得太近了，我觉得特别不得劲儿。

小赵姐姐自顾用一个迷你 CD 机在听音乐（2002 年的北京，还不流行 MP4），不再理我，使我稍稍觉得自在一些。我无聊地看着路边一排排向后倒的树木和庄稼，偶尔眼里空洞地看一下车里的人们。

越是闲极无聊，小赵姐姐的乐曲声越是往耳孔里进。

歌声像被山风吹起的羽毛，没目的地飘，一忽儿声大，一忽儿声小，但是却总有那么一句两句好听的旋律往我的耳朵里灌。

更要命的是，小赵姐姐听到兴奋处，会跟着旋律轻轻地小声唱。

那么好听。我头一次听到女声唱那首歌儿，多了一分媚气，多了一分柔情，把那百转柔肠演绎得更加缠绵悱恻。

我侧过脸去看小赵姐姐，小赵姐姐陶醉在音乐里，没有看我。

我用手在小赵姐姐的眼前晃了晃，小赵姐姐把音乐关了，问我：“有事吗？”

我说：“能不能借我听一听？”

“不行，”小赵姐姐说，“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耳机。”说着，就把靠我那侧的耳机取下来。

同一种声音，一起在我和小赵姐姐两个人的耳鼓里回响，好像我们是一个人的两只耳朵，同时在倾听，像展开的一个人的两只手，有着互相连接的血脉，而那音乐，就是让我们具有生命的血液。

我和小赵姐姐一起陶醉着。

一曲终了，小赵姐姐没有动，我也没有动。CD 重新转回来，又开始了。一场音乐的雨，从我们的头发到四肢，从皮肤到心脏，一直淋下来，把我们浸了个透。

Liangqing 两情

我不知道，此时此刻，我喜欢的是音乐还是和小赵姐姐这样一起听音乐的感觉。

车到目的地，小赵姐姐才让音乐停了下来，我把耳机摘下来，放在小赵姐姐的手里，小赵姐姐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但是，我的手放在她的手上的时候，她的手指微微地动了动。

一到度假村，大家就疯了。打扑克的打扑克，打保龄的打保龄，还有的去游泳，我对这些都没什么兴趣，只要小赵姐姐参加的项目，我都参加，形影不离的。大家都看在了眼里。老刘对我说：“怎么着？你还真看上这处理山竹了？”

我说：“怎么了？你说小赵姐姐？怎么会呢？大家玩嘛。”

老刘也就不再说我。

但老刘的话也给我提了醒，有意无意地，不再和小赵姐姐离得那么近了，共同参加同一个娱乐项目的时候，也是远远地看着小赵姐姐，吃饭的时候，也不和小赵姐姐坐一个桌子。

可是，我的眼睛却四处寻找小赵姐姐的身影，耳朵立起来寻找小赵姐姐的声音，虽然要拉开和小赵姐姐的距离，但总是恰到好处到能看见她，能听见她。

晚上，大家一起去看卡拉 OK，我坐在沙发上，远远地看着黑暗中的小赵姐姐，小赵姐姐忙着点歌，似乎并不在意我，我感到心里有些失落。

听着别人唱歌，我一点儿也不入耳，只是怔怔地看着小赵姐姐的方向出神。一会儿，音乐响起，是周杰伦的《安静》。小赵姐姐起身，站到歌厅中央，深情款款地唱了起来。

我也在座位上，轻轻地跟着小赵姐姐唱。唱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拿了一把塑料花，跑到小赵姐姐跟前，像一个狂热的“粉丝”，双手捧着，献给小赵姐姐。然后做拥抱状，张开双手，小赵姐姐一手拿花，一手举着麦，也把手伸开，我见状，扭头就跑，引得观看的人一阵儿大笑。

那一夜，我没有睡好，脑海里全是小赵姐姐伸过来的双手和双手伸开时胸前挺起的乳房。想着想着，我的身体就竖起一根天

线来，发出一种强烈的电磁波，让身体的各个部位感受着小赵姐姐。

在迷迷糊糊中，我终于搜寻到了小赵姐姐的身体，小赵姐姐走过来，伸开双手，伸展着胸前的乳房，我的天线碰到了小赵姐姐的身体，一阵战栗，从天线里喷出一股热热的电流，我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小赵姐姐。”

返程的时候，我早早把一切收拾妥当，提前二十分钟就去了厕所。上车的时候，我紧跟着小赵姐姐，把小赵姐姐身边的田眉挤到了一边，田眉说：“挤什么呀？又不是公交车。”

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：“平时挤公交挤惯了，改不过来了，没准儿哪天自己买了车也要挤呢。”

田眉说：“瞧你这点儿出息。”

我不再搭茬儿。小赵姐姐找了个座位，我伸过手去帮她把包放在行李架上，自己坐在了她的身边。

我舒了口气。把头靠在座位上，闭起眼睛，装作养神。其实是不想看到别人看见我坐在小赵姐姐身边时的表情。

老刘喊：“小方呢？坐我这儿给你讲段子听。”

我装作没听见，在那儿不吱声。没等老刘再喊，后上车的人坐到了老刘身边，老刘说：“小方，你可又错过了一个机会呀。”

我还是没说话。老刘说：“咦？刚上车就睡了？”

我睁开眼睛，好像才听到老刘的话一样，说：“嗯？怎么了？我？噢，昨晚没睡好，有些困。”

老刘说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呀，我们当年搞大会战，连着两天两夜不睡都没事。”

我又闭上了眼睛，耳朵里却在听小赵姐姐在做什么。

小赵姐姐又拿出了迷你 CD，这回，没有全戴在自己的耳朵上，用胳膊碰了碰我，说：“哎，小方，还听歌吗？”

我睁开眼睛，侧过身来看看小赵姐姐说：“听。”

不知怎么，我的目光又落在了小赵姐姐的胸前，从那两处突起的地方掠过的时候，目光被绊了一下，像一个疲惫的旅人走到

Liangqing 两情

一处山冈上，脚步突然慢了下来。

而小赵姐姐手中的两个耳机，看上去也像极了小赵姐姐胸前的山丘。我想到这儿，竟有些不敢接小赵姐姐手中的耳机，小赵姐姐看我有些发愣，问我：“哎，小方，真的没睡好呀？发什么呆呀？”

我回过神来，笑了笑：“是呀，是没睡好。”然后接过耳机，塞进耳朵里。

耳机里，还是我喜欢的那首歌。

可是我却有些心不在焉。音乐在响，歌声在回荡，以往深深打动我的歌词，却没有一个字落入我的心里。

可能是姿势有些不舒服，小赵姐姐动了动，胳膊碰到了我的胳膊上，我像被电击了一样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在全身的每一处毛孔里游走。酣畅淋漓，舒爽无比。

天有些热，小赵姐姐脱掉了外衣，里面是一件无袖的背心。我也装作很热的样子，把T恤的短袖挽了起来。车一晃动，小赵姐姐的胳膊就和我的胳膊轻轻地擦在了一起。

小赵姐姐可能也感到了有些异样，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一会儿，小赵姐姐挪了挪身体，离车窗略远了一些，靠在车的座位上。我也挪了挪，两只胳膊离得那么近。

只要略有颠簸，我们的胳膊就会亲密一番。从没有过的快意，彻底俘虏了我。

有一会儿车不颠了，我就会装作不经意地把胳膊靠过去，紧紧贴着小赵姐姐的胳膊有那么几十秒钟，小赵姐姐也不会挪开自己的胳膊。

有一段路不好走，车颠来颠去，两个人被颠得东倒西歪，两只胳膊却愉快地摩擦着，每擦一下，我的心都会抽紧，产生高度的兴奋。

身体上的天线又立了起来。

窝着有些不舒服，我把腿往下放了放，这下可好，立起来的天线一下子就把裤子支了起来。

小赵姐姐看了，把胳膊一下子抽开了。我正纳闷，也一下看见了，我看了看小赵姐姐，小赵姐姐的脸上布了一层红晕，眼里的秋水一漾一漾的，我急忙又坐了起来，调了调气息，把身子离小赵姐姐远一些，一会儿，天线放了下去。

可是我却不敢再接近小赵姐姐了，又闭上眼，装作睡觉。

一会儿，我觉得皮肤又有了一种醉意，一段滑滑的腻腻的女人的身体贴在了我的身体上。

我的心又剧烈地跳了起来，身体也往小赵姐姐身边靠了靠。

两只胳膊又相会了。

就像两个人的相会，两个身体的相会。

就那么紧紧地挨着，我已经不再顾忌什么，小赵姐姐好像也并不在意，神情仍是很悠闲地在那儿听音乐。我感到小赵姐姐的香气从皮肤里直往我的身体里渗，胳膊好像水一样，要融为一体，身体的天线再度竖了起来。

这次，我不敢再伸腿，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却碰上了小赵姐姐的腿。我小心地把腿挨过去，让膝盖侧向小赵姐姐。

小赵姐姐的腿没有动。

我得到了鼓励，胆子大了起来。把腿完全挨过去，紧紧地贴着小赵姐姐的腿，虽然隔着衣服，但是，那种接触的快感却比胳膊和胳膊相触时皮肤的直接接触要强烈得多。

车晃动着，两条腿在摩擦在碰撞，两只胳膊在热烈地亲吻，在彼此深情地抚摸，我感到幸福像潮水一样把自己淹没。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张开，无数的快感从里面喷发出来，而我的身体，也愉快地在绷紧，在膨胀，在飘浮起来。

我的心好像要从口中跳出来，我闭紧嘴，咬紧牙关，另一只手使劲儿地按在座位上，如果没有手的支撑，好像整个人就要瘫下去一样。

所有的血液，都向身体的下方涌去，集中在一个地方，淤积起来，等待着被巨浪摧残得即将土崩瓦解的大堤，在一瞬间崩溃。